

# 向“学习粉丝团”学习什么

“学习粉丝团”的经验的确值得传统媒体和官方政务微博学习,而学习又不仅仅是写几句俏皮话和拍几张生活照那么简单,还应当时代的背景下看到公众对政务信息的新需求。

## 评论员观察

□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一个名为“学习粉丝团”的微博账号近期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自去年12月以来,“学习粉丝团”以追星的方式在网上先后播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广东、甘肃的一些动态。其中不少信息快捷得近乎直播,幽默的语言和随手拍式的照片也有别于传统的时政报道。

“学习粉丝团”何许人也?在公众的猜测和媒体的追问之下,该微博账号于昨日下午做出“澄清”,博主自称是一名普通网友,所发信息和图片有的来自于网络,有的是由当地粉丝提供。但简单的“学习粉丝团”又不仅仅这么简单,它的成功依然引人深思。

“学习粉丝团”之所以能在网上受到欢迎,首先得益于信息发布的快捷。通过这个微博账号,网友了解领导人动态,几乎能感受到网络直播的效果。而这些是传统

媒体的时政报道所不曾展现的,甚至中央电视台官方微博也感慨“比我们快,比我们近”。依据公众的经验,传统媒体对领导人的视察,访问等工作的报道通常要等行程结束之后再做“一揽子”报道。在信息传播异常便捷的今天,滞后的报道使得新闻时效性大打折扣,已经很难再引起受众的兴趣。“学习粉丝团”另一个特点,则体现在信息发布的独特视角。它所发表的文字和图片,不仅体现了与领导人的近距离,更体现了与网友的近距离。平

实又有几分幽默的信息,展示了一种平视的角度,基本看不到不必要的粉饰。反观传统媒体的报道,其中确实有很多模式化的语言,出行常常是“艳阳高照”,连基层领导的讲话都没有不“重要”的,鼓掌没有不“热烈”的。冗长僵化的语言模式增加了阅读的障碍,模糊了主题,显然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,也从语言上制造了群众与领导人的距离。“学习粉丝团”击中了当前时政报道和官方信息发布的几根“软肋”,也挠到了网友的痒处,它能走红

就不意外了。  
“学习粉丝团”的经验的确值得传统媒体和官方政务微博学习,而学习又不仅仅是写几句俏皮话和拍几张生活照那么简单,还应当时代的背景下看到公众对政务信息公开与透明的新需求。党的十八大之后,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走向前台,凸显了更加亲民、务实的形象。无论是时政报道还是政务宣传,都应该跟上这个步伐,及时为公众呈现更真实、更亲和的领导人形象。这需要文风的改变,更需要作风的改

变。  
语言是观念的载体。从上世纪80年代的“小平你好”到今天“学习粉丝团”所称呼的“习大大”,都用平实的语言展示了群众和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。政治语言的持续变化,很形象地映射出民众对权力的认识逐渐回归常态。这种语言上的变化甚至比撤除会场里的鲜花和红地毯更有价值,因为它体现了民众的自觉。如果官方能对此变化做出良性的互动,我们的政治文明也会随之提升到新的高度。

## >>媒体视点

### 官员价值体系亏空,钱房就来填补

不断揭出新的腐败官员成了时下中国媒体的最大热闹。他们要那么多钱和房子做什么用?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

根本原因是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被市场经济冲得七零八落,社会的价值困惑相当严重,应有的一些价值标尺或者变得很软弱,或者成

了缺位的真空。与此同时货币标尺大行其道,它的统治地位在向很多本应拒绝它的领域蔓延。

贪官们也都是社会人,他们的拜金主义在社会上有着深厚背景,当对他们的权力制约稍有漏洞,或者他们有了法不责众的错觉,问题就一发而不可收。

反贪腐既要依靠制度的强硬,也必须是对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新整理和构建。它还应在在此基础上对官员合法利益的认真安排,也是社会围绕廉政建立一些关键共识的过程。否则的话,反腐只能是一场“运动”,抓出一批贪官,社会出一出气。(据《环球时报》)

### 义昌垮桥,还需拿出更有力回应

河南连霍高速公路义昌大桥垮塌现场,终于通车。不过,事故引出的另一“舆论次生灾害”,也悄然发生。

必须承认,一些事故发生确有不可思议处,一些问题也确实复杂曲折。但越是不可思议,越要证据充分有力;越是情况复杂,越要分清

轻重缓急,既需要对大家最为关心的伤亡信息多一些权威发布,又要对事故原因的认定谨慎科学。

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,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,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。如果把百姓“放在最高位

置”,就会更加关切百姓的痛感、忧心的顾虑;如果明白“让人民监督权力”,就会直面事故疑点、及时发布信息;如果铭记“安全责任重于泰山”,就会组织力量对每一起事故进行负责任的调查,汲取教训,避免悲剧再发。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### 保护赵红霞隐私应是媒体自觉

赵红霞涉嫌“敲诈勒索罪”被批捕,在网络狂欢中,她却成了所谓的“反腐英雄”。热门新闻、热门人物,哪家媒体都不想错过,但有些媒体为了挖新料,报独家,不惜上门围堵、刺探赵红霞家人隐私,则明显越过了媒体

伦理底线。  
赵红霞固然已是公共人物,其案件也是公共事件,但她的家人是无辜的,他们有权利过不受打扰的生活。正如赵红霞在委托律师转达的“恳请”中所说,“知道他们记者有很多办法”。或许有些媒

体和记者已经掌握了不少包括赵红霞丈夫、孩子照片在内的“猛料”,但曝与不曝之间,是媒体的良知与底线。愿保护新闻热点当事人及其家属隐私成为一种自觉,不唯在赵红霞事件中。(据《新京报》)

### “房官”背后有无腐败须彻查

当前社会公平诉求高涨,不断爆出的“房”字辈官员,更刺眼而伤神。有些普通百姓一辈子不见得买得起一套房子,一些官员的房产数量却多得足以令人生疑。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,官员的工资收入很难有如此大的购买力,法律也不允许官员兼职或经商,其买

房的钱从哪来?基于生活常识,民众对“房官”的质疑乃在情理之中。

因此,对于官员暴露的超乎寻常的财富,理应当做案件线索予以追查,这是依法从严治官的必然要求。法律对官员的治理规则,就在于以一种“有罪推定”的思维

予以设防。要知道,对官员多套房产的执法调查,并不是非要掌握了多少房产不合法的证据,而是建立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逻辑基础上。任何官员只要对自身超常的财产来源无法自证清白,就可能涉嫌腐败,就有必要进行彻查。(据《京华时报》)

### 自主招生非要出“神题”吗

近年高校自主招生“神题”不断,贡献了“玉皇大帝和如来哪个大?”“老子和孔子打架你帮谁?”这类考生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求解的题目。

在笔者看来,这些考题的质量并不高,除了“神化”自主招生,增加考生的焦虑外,并没有多大的价值。虽然我国是一个考试大国,但对考试评价却没有深入研究,包括中高考试题,也存在很

大的随意性,具体的表现就是每年的考题难度变化大,录取分数高低起伏,去年某省的高考一本线就比前年上扬30分。

我国推行的自主招生改革,也只是给招生学校少量的自主权(录取优惠加分),而没有给学生选择权,每个考生都只能拿到一张学校录取通知书,而不能拿到多张学校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。

这也就决定招生学校难以站在学生立场思考问题。只有当考试从行政垄断走向市场竞争——学校自主认可、学生自主选择参加,才能让考试出题者关注考试评价质量;同样,只有学校面临“被选择”,才会尊重学生的权益。(据《广州日报》)

■本版投稿邮箱:  
qilupinglun@sina.com



画评

勾犇/画

### 馒头与金条

春节临近,不少企业进行评选颁奖,有的国有企业年会奖品竟然是金条、银条,而有的公司却只发20个馒头的年终奖,还有网友晒出自己6双袜子的年终奖。

一边是金光闪闪价值昂贵的金条,一边是价格低廉的馒头,此种福利有天壤之别。能享受金条的奖主并非就有过人的神力,只能说是其占据的位置好,要么是垄断行业,要么是资源性行业,而没能摸到“公”字边的企业员工却没有这么幸运。这种悬殊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,也与当前倡导节俭的大环境不符。

罗瑞明/文

## 公民论坛

编者按:最近国内一本杂志以“厉害女士”为题,报道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袁厉害。报道称,她收养了一百多个弃婴,却将他们按优劣分级;她拥有好人的声望,却又将声望转化为生意,财产众多,等等。百般挑剔袁厉害,会不会错失对慈善体系缺失和相关部门失职的审视,袁厉害作为公民个体,该不该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,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### 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袁厉害

□王聃

在我看来,《人物》杂志的这篇报道虽然具有颠覆性,但依旧存在报道中看得见的瑕疵。该篇报道言之凿凿称袁厉害为“厉害女士”,但从报道的文本叙述来看,它更像是某种情绪性的表达。报道言称经过记者7天的实地观察与调查,而察之消息的具体内容,具体

的调查对象与场景却寥寥。类似的缺失不由得使人怀疑,一切是否只是为了制造一篇“反偶像”的报道?

袁厉害当然并不善尽美,不必将其捧上偶像的神坛,但她也绝非两张皮式的“大善兼大恶人”,否则收养之举也难以延续数十年。说到底,袁厉害只是一个或许有着瑕疵的民间收养者。正因为如此,对袁厉害之恶

进行过度的阐述与演绎,它本质上依旧是对偶像文化的利用,是以反偶像的态度,来获取海量关注。

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闻主角袁厉害?还原一个完整与真实的袁厉害,其实远比将她过度拔高或贬低要难。现在,《人物》杂志在争议的池子中丢下了一块石头,对于袁厉害的争议仍会继续,请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### 还原袁厉害,不等于伤害袁厉害

□秦淮川

袁厉害身价不菲即便属实,也无碍于她的善举、无损她的形象。存善念、行善举,袁厉害收养一百多名弃婴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谁也无权规定,做善事必须一贫如洗,家境贫寒才是收养弃婴的道德前提,袁厉害的房产多与收养弃婴是两码

事。不少人总认为一个人做好事就不能讲回报,行善举就得彻底大公无私,越穷越光荣,越穷越能占据道德高地,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。再说,袁厉害做生意,乃至运用名声帮人讨债、协调纠纷,何罪之有?难道也有原罪?至于她与当地政府部门存在互助默契,只要不违法也无厚非。

还原袁厉害,不等于伤害袁厉害,也不是为了毁灭袁厉害,通过“解剖”袁厉害这个复杂的民间好人,试图发现人性的复杂,以及观照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复杂环境,这不是坏事。关注一个个体,但不能止于关注这个个体,从中看到制度的缺失,职能部门缺位,才是媒体更应该做的。